

# 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總目錄

說 明	一	冊	十二年	十月下旬至十二月	十六冊
辛 亥 年	二	冊	十三年	一月至五月	十七冊
元 年	三	冊	十四年	七月至十二月	十八冊
二 年	四	冊	十四年	一月至五月附冊一	十九冊
三 年	五	冊	十四年	五月附冊二至七月冊	二十冊
四 年、五 年	六	冊	十四年	七月附冊一至七月	二十一冊
六 年、七 年、八 年	七	冊	十四年	七月至八月	二十二冊
九 年	八	冊	十五年	九月至十二月	二十三冊
十 年	九	冊	十六年		二十四冊
十 年	十	冊	十七年		二十五冊
十 一 年	十一	冊	十八年	一月至五月	二十六冊
十 一 年	十二	冊	十八年	六月至七月	二十七冊
十 一 年	十三	冊	十九年	一月至三月	二十八冊
十 二 年	十四	冊	十九年	四月至十二月	二十九冊
十 二 年	十五	冊	二十年、二十一年		三十一冊

二十一年	七月至十一月	三十二册
二十二年	一至五月	三十三册
二十二年	六月至十二月	三十四册
二十三年		三十五册
二十四年	一月至六月	三十六册
二十四年	七月至十二月	三十七册
二十五年	一月至七月	三十八册
二十五年	八月至十二月	三十九册
二十六年	一月至四月	四十册
二十六年	五月至七月	四十一册
二十六年	八月至十月上旬	四十二册
二十六年	十月下旬至十二月	四十三册
二十七年	一月至二月上旬	四十四册
二十七年	二月中至三月中旬	四十五册
二十七年	三月下旬至五月上旬	四十六册
二十七年	五月中旬至六月	四十七册
二十七年	七月至八月上旬	四十八册
二十七年	八月至下旬九月	四十九册
二十七年	十月至十一月下旬	五十册
二十七年	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	五十一册

二十八年	一月至二月下旬	五十二册
二十八年	三月至五月上旬	五十三册
二十八年	五月下旬至七月	五十四册
二十八年	八月上旬至十月上旬	五十五册
二十八年	十月下旬至十二月	五十六册
二十九年		五十七册
三十年	一月至六月中旬	五十八册
三十年	六月下旬至十二月	五十九册
三十一年		六十册
三十二年	一月至七月	六十一册
三十二年	八月至十二月	六十二册
三十三年	一月至四月	六十三册
三十三年	五月至十二月	六十四册
三十四年	一月至五月	六十五册
三十四年	六月至九月上旬	六十六册
三十四年	九月下旬至十二月	六十七册
三十五年	一月至三月	六十八册
三十五年	四月至十二月	六十九册
三十六年、三十七年		七十册

## 說 明

《中華民國國史史料長編》系國民政府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編纂的未刊書稿。從一九一一年起，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止。大都以月為單位，用按日系事的方法編成。每月冊數不一，或一冊，或二、三冊不等，也有更多冊數的，個別的半年或全年合為一冊。全稿散亂和殘缺情況相當嚴重，如一九一八年全年缺。查閱國民政府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的「中華民國國史史料長編登記簿」，這一年原來已編好裝訂成冊，不知何時散失。其餘各年也有缺月的情況：計一九一二年缺二月；一九一三年缺一至八月；一九一九年缺一至四月、七至十二月；一九二六年缺三、四兩月等等。從原「登記簿」注明「校修遺失」、「羅編審校修未送還」等原始記錄看，證明原稿早有散失現象。

現原稿共存五百四十冊，我們此次整理編輯完全按原冊次序，並予以補缺，影印出版，裝訂時根據原稿厚薄情況加以合並，共計裝訂成七十卷。原稿中有些月份寫有「補編」，也仍保持它的補編形式，沒有將其材料排列在相應的年月後面。對於原稿缺漏，除原稿中所缺的一九一二年二月份和一九一三年一至八月；一九一四年一至五月、七至九月、十二月；一九一七年二月、五月、八月至十一月；一九一九年六月，以及一九二九年八至十二月份外，原稿中所缺的一九一八年全年和一九一九年一至四月和七至十二月份，則以臺灣省「中華民國國史事記要編纂委員會」編纂的《中華民國國史事記要》予以補充，原稿中殘缺的一九四六年八至十二月和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部分，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纂的《中國現代政治史大事月表》未刊稿的有關資料予以補充，這些補充部分及原稿中一九四一年一至三月、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一至七月份均為剪報資料排列，難以影印，我們則按其內容和體例以正楷排字影印，原稿中一九三一年因每頁字數稀疏，以四頁合為一頁影印。

《中華民國國史史料長編》稿輯錄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後三十七年間的每日大事史料，涉及到全國的政治、軍事、經濟、財政、外交、民族、文化、教育、社會以及政策法令等等。史料來源多取材于當時的報刊、公報、檔案及私家有關記載。本稿因內容均系原文摘錄，逐日編列，並注有出處，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它不僅是研究中華民國史的重要資料，而且對於研究中國近現代的政治、軍事、經濟、財政、外交、民族、文化、教育、社會諸方面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因此，我們把它影印出版。該稿由于是國民政府國史館編的稿本，資料原文中凡有對革命方面的污蔑不實之詞和文字錯誤的地方，為保持稿本的原貌，均未加改動，希讀者善自鑒別使用。

《中華民國國史史料長編》稿，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輯出版《中華民國國史檔案資料叢書》系列之一，由萬仁元、方慶秋主編。負責本書稿整編的責任編輯為蔡鴻源、米士龍，編輯為戴雄、胡震亞、紀清彬。

本書稿內容由于涉及的面廣量大，以整編者的水平有限，難免有不當和錯誤之處，謹希讀者批評指正。

編者

一九九三年七月

## 革命之原因

辛亥革命史

十年以來，革命思想之可以傳播甚廣而成功甚速者，推其原因，以迫於時勢之要求為主，而其助因有二：一為遠因，一為近因。遠因者，滿人之多政是也；近因者，西太后之失政是也。吾輩欲敘述革命之事實，不可不先論革命之原因。

(一)時勢之要求：論者以此次革命之原因，為漢人對於滿人小卒之所致，然此特助因，而非主因。今日之時勢，雖劉漢李唐趙宋朱明，猶漫君臨天下，亦不能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此實時勢使然，非一姓一家一民族之故也。古制政体，積數千年之久，二十餘朝之惡風弊政，業集於末流，人民之陷溺日深，勢

不能兵燹列表之一日。故維南南時代，兵數十年不尋干戈者，  
政亂民貧，實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通海以後，遠不能與  
歐洲諸國抗衡，近復絀於日卒，內憂外患，交迫疊乘，長此  
因循，必貽國滅種亡之禍。國民中之優秀者，鑒於子机之危迫，  
知非施空前之大改革，不足以救亡而圖存，而欲從根柢上拔  
除其病根，尤非將全國之統制權，自個人之手移於國民不可。  
二十世紀之世界中，君主專制之國家，已無存立之地位，滿  
洲皇室之失其政權，亦會逢其適耳。易之言革命也，曰順乎  
天而應乎人，順天應人云者，即適在於時勢之謂。蓋吾國  
今日之大革命，猶生物體之變化其機能，以與外圍之風土氣

候相應，適者生存，實進化論中之公例也。

(二) 滿人之考政，係國歷史，於夷夏之防甚嚴，然所謂夷夏云者，乃文化程度上之區別，非種族上之關係，春秋之義，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故虞舜東夷，文王西夷，皆為中原聖主，後世拓跋氏稱帝北方，而北魏孝文，以仁孝恭儉致太平，亦為史家所稱道，初未嘗以異族而屏之，蓋國<sub>系</sub>人氏，於種族之間，本無歧視之觀念，因顛方趾，均為天生蒸民，雖地有晏荒之殊，俗有文野之別，苟声教覃敷，亦難致同輪同文之盛，是以有史以來，皆<sub>以</sub>推廣文化為亟，而不以排斥異族為能，况滿人本肅慎慎氏之族，繫出額項，史家

攷証，未嘗指為異族說者，謂愛新覺羅，本趙宋之裔，遺靖  
 康之難，舉族北轅，世居金城，故譯稱金趙，其說雖未足為  
 據，然兩晉以後，長城南北，人民久已雜居，血統渙相混合，  
 漢之興滿，不過地理上區別，視無種族異同之可言也，惟滿  
 人未入關以前，尚守游牧之舊俗，文化自~~不~~及~~中~~中原，  
 前清崛起，不依社會進化之順序，用夏以變夷，乃反改  
 易冠服，嚴令辮髮，蔑視中國之禮教，違反一世之人心，  
 且懸通婚之禁，以自殊別其族類，防止其同化，又特定官缺  
 設立駐防，政治上及軍丁上，滿人得享有特~~國~~母~~國~~~~自~~，處  
 監視漢人之地位，制度上之歧視漢人，~~而~~為不平等之待遇，實足



使漢人同增其憤慨。况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當時殘民以逞，凡有血氣，莫不痛心。故三藩<sup>覆</sup>滅以後，中原人士，崛起田野之間，為恢復之計劃者，猶前後相接，文人學士，口誅筆伐，維屢觴禁網而不<sup>懼</sup>，至太平發難，猶以驅除胡虜，号召一世之人心。當此之<sup>自</sup>時，清庭之不亡也，亦僅矣。湘淮諸將，戮力以平之，其不恤殘殺同種，以效忠於滿人者，亦足見當時之國民，於種族之觀念，猶<sup>甚</sup>薄弱，而民族主義之發揮，未如今日之甚也。歐勢東漸，白人之迫壓異色人種，既足與吾人以警懼，其歷史中民族競爭之劇烈，更足以激刺吾人，彼其又本其歐洲歷史之眼光，以觀察吾國，謂漢人<sup>種</sup>屈伏於少數

滿人之下，幾與印度民族之受制於英人無異，漢人種之  
向，遂以此新觀念興二百餘年之積憤相聯合，民族主義，  
因~~之~~<sup>之</sup>勃興，其時清政府既小為根本上之解除，特以調和  
滿漢之名義，益增進滿人之勢力，故此次革命，自一方面  
觀察，以為發生於民族問題，亦不可謂全無理由，然革命  
之後，漢人對於滿人，為同甘之共和國民，絕無仇視之意可知  
滿漢之界限，不過因政治上之不平等而生，非民族間有若何之惡  
感，為中國之民之民族主義，乃對於他民族之持~~之~~民族主義  
以壓迫吾民族者，與之抵抗，以免受制於他民族之主義，若  
夫滿蒙回藏之稱，不過地域或宗教~~之~~言，與英之愛芬日之

薩長土肥相類，同為軍人種，均為中華民國，決不能持民族主義，以自召瓜分之禍也。  
自相殘殺仇視

三西太后之失政，革命之成功也，距西太后之逝世，蓋三年矣，不及身而遇之，不可謂非西太后之幸也。同光之初，兩次垂簾

其於政治上之關係，非今論範圍之所及。若夫甲午之敗，戊戌之變，庚子之禍，雖非十年以內之了，實為次此革命之近因，

蓋西太后之奢侈暴戾，召列強之侮，叢萬民之怨，實此

革命黨以最大之助也。西太后自庚寅歸政以後，修造頤和園

耗款甚巨，當時海軍衙門所收報効之款，亦充此用，海

軍之窳敗，軍用之浩繁，固此亦不能不為核。甲午之役，

不特改進軍用又出也又勢必再增

海軍屢敗，論者咸歸咎於頤和園之糜費焉。甲午喪師以後，

越年而膠州灣旅順威海衛皆為列強所租借，法宗 帝鑒國

勢日危，亟思变法自強，戊戌年，詔廢八股，立學堂，百

日之間，变革甚力，西太后久不憚於帝，乃因守舊黨之反

對，復出訓政，以帝病布告天下，又以謀圍頤和園，捕殺志

士，罷黜新黨，盡復舊政，中國革新之機，因此大受阻遏，當

此西太后已有廢帝之意，己亥乃立載漪之子為大阿哥，載

漪遂握改更 權，以嫉恨新黨，未敢仇視洋人，縱容義和團仇殺教

士，致各國公使，調兵入都，遂招集拳匪，倉皇用戰，迨聯軍

入京，兩宮西走，乃賠海關銀四億五千萬以和，是役也。洎全國

之財。貽莫大之辱，而國勢益不堪收拾矣。日俄戰役<sup>○</sup>後，西太后  
所趨<sup>○</sup>非改<sup>○</sup>進<sup>○</sup>以<sup>○</sup>振<sup>○</sup>而<sup>○</sup>平<sup>○</sup>切<sup>○</sup>革命<sup>○</sup>也。  
知大勢<sup>○</sup>難<sup>○</sup>中<sup>○</sup>且<sup>○</sup>知<sup>○</sup>山<sup>○</sup>之<sup>○</sup>帝<sup>○</sup>為<sup>○</sup>，<sup>○</sup>亦<sup>○</sup>定<sup>○</sup>於<sup>○</sup>眾<sup>○</sup>，<sup>○</sup>已<sup>○</sup>有<sup>○</sup>塗<sup>○</sup>飾<sup>○</sup>到  
政，以掩掩世人之耳目。丁未戊申<sup>○</sup>間，遂<sup>○</sup>自<sup>○</sup>預<sup>○</sup>備<sup>○</sup>立<sup>○</sup>憲<sup>○</sup>也。<sup>○</sup>然<sup>○</sup>  
因循敷衍，<sup>○</sup>由<sup>○</sup>有<sup>○</sup>實<sup>○</sup>行<sup>○</sup>之<sup>○</sup>事<sup>○</sup>，<sup>○</sup>亦<sup>○</sup>人心<sup>○</sup>瓦解<sup>○</sup>，<sup>○</sup>革命<sup>○</sup>思想<sup>○</sup>，<sup>○</sup>因而<sup>○</sup>普<sup>○</sup>  
及<sup>○</sup>全國<sup>○</sup>矣。

綜觀以上原因，則吾中國之革命，實迫於了理之不得，不然，乃國  
民以正當之手段，挽救其國家，<sup>○</sup>激<sup>○</sup>於愛國之熱誠，協於自衛之  
正義，<sup>○</sup>殊<sup>○</sup>絕<sup>○</sup>非<sup>○</sup>草<sup>○</sup>莽<sup>○</sup>英<sup>○</sup>雄<sup>○</sup>西<sup>○</sup>復<sup>○</sup>人<sup>○</sup>家<sup>○</sup>國<sup>○</sup>者<sup>○</sup>所<sup>○</sup>能<sup>○</sup>比<sup>○</sup>擬<sup>○</sup>，<sup>○</sup>即<sup>○</sup>較<sup>○</sup>之<sup>○</sup>昔<sup>○</sup>  
利法蘭西之大革命，義聲<sup>○</sup>震<sup>○</sup>寰<sup>○</sup>宇<sup>○</sup>。

(錄東方雜誌九卷七号僉父中國政治通覽)

革命運動

民國紀元前

革命新思想之發生也，尚在二十年前，其見諸行子，以乙

未年廣州之役為始，蓋革命運動之嚆矢焉，至庚子而鄭弼

臣起於惠州，唐才常舉兵於漢口，為革命運動之繼起者

亦皆十年以前之了也，其在十年以內者，有甲辰長沙之役，及

丙午萍醴之役，皆革命運動也，丁未十年，革命運動凡五起，

黃岡也，七女湖也，徐錫麟之謀變於安慶也，黃興之入欽廉

也，之進軍鎮南關也，前仆後繼，再接再厲，革命

於斯為盛，翌年戊申，有馬篤山及河口之役，則旗鼓

堂，已成革命戰爭之形勢，是夏，安慶有熊成基之了

庚戌之春廣州有倪映典之變，蓋至是而軍隊亦加入，

革命運動矣。辛亥大舉，撲廣州，攻督署，擊手孚琦，炸鳳山

精悍之氣，震燦一世，為革命運動之最劇烈者。及秋而武昌

崛起，遂成革命戰爭之局，以分別述之如下：

民國以前

(一) 十年以前之革命運動：常前十年壬辰，陸皓東楊飛

鴻等，創立興中會，其員多粵人及僑居外洋之向廣人，其

宗旨，在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

持國體。(會章見商務館出版中國秘密社會史) 依自述，言其

黨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

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為立制及廢毀政治

之代 又言吾黨員，全俸聯合上書，時以日本戰已，寢園不報

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不特對於上書請願之人，加

以譴責，且謂此乃陳請變法之條陳，以後概不得擅上，於是

吾黨折然長嘆，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不得不稍易以強迫

云云，時廣州遣散軍隊，其遣散者多流亡為盜賊，未遣散

者，憤懣不平，會<sup>中</sup>乃運動之，收為己用，又因巡防肇事，

劫掠居民，居民憤起，捕其為首者，囚於會館，巡防局率眾

撲會館，釋被囚諸人，且劫館中所有，居民集代表<sup>更</sup>千人，

是愬於巡撫，巡撫驅散之，下領袖者於獄，居民憤<sup>更</sup>入興

中會者<sup>更</sup>，當時粵督李瀚章貪婪所厭，賄賂<sup>更</sup>，民怨



日游，興中會乃決計起事，龍衣取廣州，密購兵器及葯彈，募兵於汕頭西江及香港，乙未十月，約期會兵於省垣，**前**期

一日，丁汝洵、汕頭西江之兵，被阻不得進，於是陸皓東等被獲，

見 **國父** 殺之，**國父** 隻身遁海外，革命之謀遂敗，越六年庚子而漢口

及惠州 **起** 革命矣，先是戊戌之變，康有為梁啟超逃亡 **國**

外，設保皇黨，謀恢復 **光緒帝** 政權，擁帝以施行立憲政治

**國父** 則主共和主義，欲傾覆滿廷，實行革命，兩派政見

頗不相容，康有為使唐才常與哥老會聯絡，設自立會

，謀大舉，**國父** 之黨畢永年，亦運動哥老會，遂合哥老

會與中會三合會諸領袖，設興漢會於香港，庚子春，**國父**